

策樞卷四

海鹽沂陽王文祿世廉

靖海策八首上

截寇原

分勦撫

集衆謀

求真將

嚴戒備

參勝決

廣鄰援

豫算伏

截寇原

令甲却倭貢禁通番寸版不許下海下海者罪及隣  
知嚴甚矣夫何承平日久法網漸疎閩廣隸浙沿海  
大造樓舡公行貿販仕宦豪右爲之聚數守令無識  
多欲少剛明知而莫敢問或以賂通其細民苦于困  
窮者又協助而駕舡黨與日繁釀成厲階至今爲梗  
甲寅寇據海寧石墩擄我民引路取水每晚寇出簿  
籍點名簿面開寫各處籍貫每處爲簿一扇分班點  
名倭夷甚少不過數十爲前鋒第一漳州最多次則  
有泉潮有紹興有蕭山有龍游有寧波有黃岩有太

倉有崇明以倭夷為前鋒者雖以威赫我官兵亦欲  
遞掩其籍貫而托名于倭夷官兵利于斬倭首而得  
重賞明知中國人而稱為倭夷以訛為訛皆曰倭夷  
而不知實中國人也為今之計必須名其中國人為  
寇寇乃知懼移文各處地方督責守令諭其里甲清  
查出海人戶每有下海許其招回誓以不殺必能散  
其舊黨不然亦可免其新增也況此寇春夏出海冬  
盡回家若不嚴禁則隣居見其滿載而回誰不起為  
寇之心乎必須督責鄰居不首者同罪況此皆前守  
令不明大法以禁之而有今亂失今再不嚴禁後將

誰懲乎前者我民被石墩寇擄下舡沿海候風行月  
餘至大高橋橋上人言皆閩音自言漳州過此橋五  
十餘里蘆葦沙塗至一村約有萬家寇回家皆云做  
客回鄰居皆來相賀又聚數千其冬復至柘林今春  
滿載仍回漳州去矣蓋大巢在漳州海中而非日本  
琉球也必潛差有心計將官擣其大巢復立保甲之  
法近聞已立恐亦虛應之耳其倭夷須降勅傳諭日  
本琉球禁不許下海來擾昔癸丑秋朝鮮獲漳州寇  
與倭夷奏聞兵部聶尚書參詞疎緩略不追求寇原  
此正可命朝鮮轉諭日本琉球之機也失此不爲必

待日本琉球使臣來朝帶勅傳諭可也若然則禁漳  
寇以淨中國諭日本琉球以淨外夷原截而流不延  
蔓則寇可淨也

分勦撫

王者之師有勦有撫書曰殄厥渠魁協從罔治蓋勦  
渠魁以伸神人之憤所以正法也示王者大勇之義  
撫協從以憫昧誤之愚所以好生也示王者大同之  
仁夫如是則勦者非黷武也所以戡亂也撫者非長  
亂也所以安民也今寇渠魁不過某某等數人又每  
船有舡主如某某等數十人而止耳搆引倭夷招集

亡命掠地屠城勢在必勦不可撫焉者也其他協從大約多閩廣寧紹溫台龍游之人或乏生理或因凶荒或迫豪右或避重罪或素販海或偶被擄心各不同迹固可惡然非有心于造亂者也今當下令訪尋其親里責令捧贖黃榜示以大信招之來降仍令將官不許殺降有能斬渠魁首來降者論功行賞自面縛來降者不罪不然親里必置以刑如是則協從俱散而寇黨漸孤不然年復一年寇愈衆矣且今甲寅四月六日寇宿海鹽城西鍾孫二宅擄我民執爨夜聞語言多閩浙鄉音亦有手持數珠口唸佛號食惟

蔬素相勸不殺而悔恨難逃者其倭夷不過數十人  
語言不通坐臥一室不與相見獸畜之而已此可以  
計散也多印黃榜張掛示知再以黃布為旗上書執  
此來降者不殺每對陣時劄住我兵高聲明諭曰如  
我民被擄肯降者投去鎗刀俯伏道左我必不殺又  
慮其詐也用長鎗手數百監之或一起動卽刺殺也  
如是則誰不欲生而樂爲寇哉縱見寇敗來降亦可  
漸減其黨也仍須奏聞于 朝有勦有撫寇始易平  
况多良民不宜盡殺必得黃榜下頒方足示信而不  
疑不然寇亦未肯輕信也是故有勦有撫則魁從分

而良惡辨民安而亂不長戡亂而武不黷神武不殺  
何以過之此王者仁義之師干羽之化也

集衆謀

今之私相構訟者必請一多智之人爲之主謀何況  
用兵之大事乎是故兵法以謀爲先也今海寇肆無  
忌憚深入蘇杭官兵與戰轟然崩潰雖勇敢不倡而  
謀亦未嘗定也且寇久居海中慣習戰鬪誘倭夷爲  
衝鋒招亡命爲羽翼一舡必有一主帥又有一主謀  
登岸則掠我民爲鄉道顯而爲餌隱而爲伏出奇制  
勝如素定然則寇反以謀爲先也今用兵者泛然視



之殊不經心不患曰寇之始也何爲也爲利也而其  
終也何爲也求生也今不特求生也而且求榮也不  
特求榮也而且求無上之榮也觀其僭稱大王僞號  
天文則將來不可不患也患之何如亦曰集衆謀而  
已矣如至一縣必諭知縣曰爾爲知縣必知一縣人  
才有謀者不拘縉紳士庶請之來吾當詢之如至一  
府必諭知府曰爾爲知府必知一府人才有謀者不  
拘縉紳士庶請之來吾當詢之詢之一縣則一縣之  
謀集矣詢之一府則一府之謀集矣府縣積而爲省  
省積而爲天下則天下之謀集矣天下之謀集則無

敵於天下矣無敵於天下而况蠢茲之海寇乎然集  
衆謀必先虛已畧去勢分屈降咨詢邇言不遺寸長  
必錄慊然如家人父子手足腹心之相與唯求靖寇  
為急則廢乎其可也不然訑訑之聲色拒人縱有嘉  
謀孰樂告哉宋岳武穆謀勇之全者也將出兵也猶  
且盡召諸統制環坐而飲食之先謀敵之所以敗我  
者至於六七竭智共攻必無敗也乃行故每戰而無  
敗况其下者而可不集衆謀乎是故用兵者必以集  
衆謀為先也兵興以來三年矣未見有集衆謀者故  
屢戰而屢敗是皆不以 朝廷為重而以生靈為輕

也可乎

求真將

勇將易知而智將難知智將易知而仁將難知故勇將易求而智將難求智將易求而仁將難求夫智仁勇皆將之上也而何以爲仁將難知而難求也夫勇將騁其力智將呈其謀故易知也易知故易求也惟仁將者真將也泯然藏其用而不彰不求人知故難知也難知故難求也欲求仁將者必知其仁而后可求也夫仁者包六合于一心心治而神全神全而仁全惻然無倦忍不足以間之故能慈慈則澹然無欲

利不足以歆之故能廉廉則擴然無私邪不足以蔽之故能公公則截然無亂勢不足以撓之故能嚴嚴則確然無昧讒不足以惑之故能信信則斷然無吝慳不足以嗇之故能惠奮之以強毅謂之勇宣之以昭明謂之智一仁全之也是故勇將者將千人之將也智將者將萬人之將也仁將者將千萬人之將也欲求勇將者可得于武臣中乎武臣或可知也欲求智將者可得于文臣中乎文臣或可知也欲求仁將者可得于山林中乎山林不易知也不易知故不易求也是故欲求仁將者在知其平時不妄殺一物以

知其慈不妄取一介以知其廉不妄執一偏以知其公不妄縱一毫以知其嚴不妄發一言以知其信不妄與一介以知其惠不枉一尺以知其勇不差一銖以知其智是故仁者之慈慈之愛也仁者之廉廉之潔也仁者之公公之溥也仁者之嚴嚴之威也仁者之信信之孚也仁者之惠惠之恩也仁者之勇勇之剛也仁者之智智之哲也夫仁者之為將也真將也不特可將而亦可相也三代而下惟岳武穆乎其曰文臣不要錢武臣不怕死天下方能太平每餉軍愀然不樂曰東南民力竭矣非仁將乎非特仁將而已

也將之聖也今之爲將者則異焉利于有寇而不利  
于無寇利于養寇而不利于靖寇利于送寇而不利  
于攔寇竊寇舡之貨斬病寇之首侵漁募兵兵餉賞  
功之銀其得爲勇將乎怯而非壯非勇也其得爲智  
將乎昏而非識非智也其得爲仁將乎暴而非純非  
仁也若慈也廉也公也嚴也信也惠也均無之也將  
何以名之乎名之曰寇將可也非戡寇之將也與寇  
爲一將卽寇而已矣求將者當知之求其真焉可也

嚴戒備

國初之制沿海建衛所造戰舡布列烽墩臺寨無非

守海洋而安內地也。今則不守海洋而守內地，寇入內地，不問從何地入，亦不復加意沿海衛所。況海寇不離于海，豈有舍海而飛入哉？今寇掠地已盡，必將攻城將兵者，方以寇退為安。士夫唯以避寇為急，不肯深長致思為禦寇之計。奈之何哉？寇若再來，南必攻海鹽，海鹽有失，嘉湖杭震驚矣。北必攻江陰，太倉江陰太倉有失，蘇淞常震驚矣。東必攻蘇淞，蘇淞有失，南直隸震驚矣。使割據而守之，不為孫恩則為方臘矣。猶且泄泄而不早圖之，何靡哲之不愚也。為今之計，非宿重兵于沿海不可。是以三千守海鹽，四千

守乍浦二千守澈浦二千守海寧四千守金山二千  
守上海二千守江陰二千守太倉二千守崑山無寇  
則練習熟閑有寇則協心奮擊乍浦金山之戰舡常  
哨三江定海三江定海之戰舡常哨乍浦金山修復  
國初原制屯泊沈家門為水寨常哨馬蹟大衢陳錢  
三山以遏寇舡之往來則陸有重兵海有戰舡有守  
有戰以成犄角之勢而為萬全之圖不特兩浙可無  
虞而南直隸皆可無虞矣又立保甲之鄉兵以防寇  
之內入且助外兵之勢其客兵似難久留必夾我土  
著之兵同練習以上陣而覓其膽鼓其氣倡其勇敢



久久則成勁兵矣三年後客兵可漸抽去也設使有戰舡而無陸兵舡或出海寇及登岸兩不相值內地空虛而席捲之勢成矣慎之哉

參勝訣

柘林之寇一隅之寇也東南之財天下之財也今日之兵天下之兵也用天下之財養天下之兵以戢一隅之寇寇未及平而兵不能決勝者何哉始也募兵而不選之精繼也養兵而不練之熟又繼也用兵而不賞之明何謂募兵而不選之精蓋山東古邳漳廣福泉上杭處州田州柳州麻陽及杭嘉湖等兵所募

之財多侵漁之而不盡與不論兵之老稚強弱利其  
值輕卽募之應名爲兵是以見寇先奔倒路受刃非  
殺兵也殺無藉之罷民也遠近驚聞皆曰募到某處  
精兵又折矣則我兵之氣轉奪彼寇之威益張徒費  
募兵之財不精選之過也何謂養兵而不練之熟蓋  
兵衆聚而不申以號令嚴以約束亂無紀律所謂兵  
不戢將自焚狼兵則樓婦女貪貨財而肆其抄掠邳  
兵則酗酒逞兇禪絲唱曲而徹夜淫遊民壯義勇皆  
戀家無拘而不習戰技徒費養兵之財不熟練之過  
也何謂用兵而不賞之明蓋衝鋒者先衆兵而殺寇

者功之最也。今不定以賞格混於一例而不分惟論首級以行賞。每戰亂奪首級以致敗。徒費用兵之財。不明賞之過也。今欲決勝必盡反之。而後可募兵。必遣廉介者主之。明開募銀之數。每兵一名銀若干。兵必欲精不精者罪不必遠。募只于矩溪龍泉晉雲松陽督同府佐縣正敦請山中義士。選募之率之來。其土著如海鹽之宋亭沙窰嘉興之曹墩。專一販鹽。慣鬪其次也。募而養之。責成統領。分布要害。日加團練。編以隊伍。五人為伍。五十為隊。倣吳起一人學戰。教成十人之法。與以堅甲利兵之器。齊以坐作進退之

度重以信賞必罰之權一人有功一伍賞之一伍有功一隊賞之罰亦如是則互相救援而奮發也夫既熟練拔取衝鋒一萬取一千一千取一百時加倍犒戰勝不論首級而賞亦倍之蓋衝鋒不暇斬首斬首皆藉衝鋒之殺而斬之也是故選之精練之熟賞之明財不虛費而兵得實用客兵樂于用命而我兵因之奮揚日久我兵亦可以匹客兵矣使不精選之熟練之明賞之而欲以之戰是棄之而已可乎此選也練也賞也當今第一義也

廣鄰援

傳曰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此大義素明而元氣素克故一家能保一家一身能保一身夫子弟父兄一家也雖有尊卑之分而其義一也手足頭目一身也雖有上下之分而其氣一也其氣克則血脈貫其義明則倫敘昭自寇亂以來人心皆亂由是元氣亂而不克大義亂而不明夫省郡邑者猶一家一身也藩侯監司守令者猶父兄子弟頭目手足也寇攻杭省未見有一郡來救者寇攻嘉郡未見有一邑來救者寇攻鹽邑未見有鄰邑鄰所來救者人心渙而無紀正猶一身之血脈不貫一家之倫敘不昭此

皆元氣受病而大義不伸故也是以庚戌仲秋虜犯畿甸亦未聞有救之者且昔張許守睢陽祿山攻圍日久遣南霽雲求救於許叔冀賀蘭進明進明叔冀擁兵觀望而不救卒至城陷致令英雄含異代之憤不意今親見之何以爲世道耶且被攻者若是其急而不攻者欣幸其安擁兵自衛聲息不聞若衰周之列國殘唐之藩鎮非我 明一統 天朝省郡邑之臣故寇至閉城城外良民死于鋒鏑亦全然不爲戚宐也非大義不伸元氣不復何耶今當著爲合救之令若攻一省諸郡救之若攻一郡諸邑救之若攻一

邑鄰邑鄰所救之正猶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  
目保家保身而不可緩也夫所謂救之者非盡撤居  
守之兵以救之也蓋每郡每邑每所抽其精者而救  
之則合少而成多也惟抽其精者而勵之以敢死之  
志歆之以信賞之榮或負砲夜偷或繞擊不意則寇  
腹背受敵驚潰莫支解散而不暇攻矣蓋城旣被圍  
兵不能出以應敵必得鄰境外兵始能救之不然坐  
待其斃也况東南郡邑有數唇亾齒寒竹破瓦解將  
安救哉必在位者調元氣倡大義震赫斯怒大爲之  
處凡有坐視而不救者與失陷同罪則庶乎衆志一

而援助之廣可以望其平也不然年復一年人無堅志望風而靡將攸賴焉甚有難言之憤也噫

豫算伏

寇自海外而來深入內地搶掠金帛裝載滿舡此正送死之秋也雖寇習熟詭計有正有奇有見有伏或由陸路或由水路或五或十為餌以誘我兵每每繞出我兵後以取勝大率海寇不離乎海出海之路止有數條今則不論千萬之兵塞於一路况陸路一條若線在中左右兩傍皆逼大水寇每張威一衝衆兵不戰而擠入于水由是蕩蕩徐行望海而去再無所



阻矣可得謂之用兵乎用兵必先審地形地形不審何以取勝也為今之計算寇由陸路出某路我以某兵伏某陸路算寇由水路出某路我以某兵伏某水路又算某陸路到海幾百里某水路到海幾百里或二十里或三十里分為數節每節伏兵半千弓弩鏡砲齊備偃旗息鼓不使寇知到海之路又伏以大兵寇若由某陸路或某水路則前路伏兵移併于寇必由之路仍前伏定先以餌兵數十誘寇深入過我伏兵處齊起而夾擊之金鼓震地旌旗蔽天寇莫測我伏兵從天而下從地而出也過我一節伏兵以為無

復兵阻必生怠心乘其怠出其不意又有一節伏兵  
攔阻寇亦支當力乏我方以逸待勞又有一節伏兵  
攔阻則一節截一節是謂節節斷之勢必使其隻舡  
不返也出海之處又有大兵起而兜攔之寇豈能飛  
越哉決勝之形宛然在目何憚而不為之乃使千萬  
生靈無罪無辜而殞命也且陸路由海鹽塘過亦數  
次時逾三年全不置一兵以攔阻水路由嘉興嘉善  
塘敗亦數次時亦三年再不定一計以設伏何弗思  
之甚也若陸路設伏必梁庄獨樹寨白馬廟八團馬  
家堰以遏其不能出水路設伏必王江涇楓涇曹涇

朱涇張堰以過其不能歸其出也空巢而無守或守亦不多用大兵以先據之則出不能歸歸無所住矣曷爲而使其舊寇旣去新冠復來源源無窮而無時寧息也若再抽選定海古窰臨山昌國三江烈港靈門海門松門盤石飛雲江口等關戰舡數百隻結爲大鯨專泊馬跡潭立一水寨伏而守之常時巡哨陳錢大衢展旗許山可以截南北洋之寇舡則兩浙直隸俱無虞矣不然寇反據馬跡潭爲巢是失先人奪人之心之策也可弗思乎或曰馬跡龍潭聞砲聲卽起而風浪壞舡舡不可泊曰古不有擾龍法乎牡槳

貫象齒或生鐵萬斤沉之潭中龍卽去矣何足患之